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十二

巡幸

聖駕南巡思獻愚忠疏

王廷相

仰惟　皇上下諭禮部欲躬詣　顯陵相卜吉兆旬日之内合行事宜靡不整辦齊備戒行有期臣竊觀
皇上南行之計決矣必矣無疑矣但臣日來積有私憂過計之慮欲聞　皇上九發九止而不敢輒觸
君父之怒既而思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所不忍而不言是自欺其心不忠甚矣况大臣有心膂股肱之託與人主有同感共樂之義者哉故終不得不為　皇上陳之伏惟宥其斧鉞之誅少加聽納幸甚

幸甚伏自 聖諭下議南巡以來說者曰所過地方
災傷特甚人相啖食流民載路盜賊竊與恐有犯屬
車之塵以致驚動 乘輿者又有云 聖駕南巡近
邊舊虜如花當部落聞風爲患深入腹裏如往年搶
至昌平地方致使京師戒嚴者又有云今日之行扈
衛官軍旗校及內外從官諸色人役不下數萬其糧
料草束車輛馬匹各處供應所費不貲郡縣倉庫在
在空虛百姓聞風逃避有司無所措處者此三者皆
衆人之所慮恩之在外者若處置得宜猶可保其無
虞臣之所慮乃不在此仰惟 皇上玉體清明常御
靜養善攝猶稍小有不快今也遠涉長途日月登歷

鑾安輿輕輦未免勞頓而況衝冐風塵隔絕水土六

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儻致　聖體違和　聖心不

暢誰其任之登頫山原不如深宮大庭雍容之為安

觸冐風塵不如逸神靜志逍遥之為樂　皇上何乃

自苦而必欲親行哉臣嘗每日於朝祭之時獲覩

天顏潤粹粲氣藹容便於一二大臣言之不覺喜動

於心時而閒有不快即為不樂今者　皇上遠行去

逸就勞舍靜而動安得不為　皇上慮之此臣之所

以不得不竭愚忠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

一時其所關係至大至重至緊至要何以言之居中

可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

機權半由諸人也況勞人動衆之餘加之苦急無聊之故變生於倉卒患起於不測此理勢之或有者觀諸自古以來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冊足為後世殷鑒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考而知也知之而不言之是無深遠先機之見者也是以至難之事草草視為容易泛常者也是不愛重其君犯險履危僥倖於萬一無事者也伏望 皇上垂鑒往事少為加察焉且

皇上必欲躬詣 顯陵者乃欲自致其誠孝於 先

皇也以臣觀 皇上之孝蓋自古以來所未有者矣何以言之漢宣帝曾繼昭帝之統矣而不能尊皇其父宋理宗能皇其父矣而不能稱帝以廟祀漢哀帝

能稱皇而廟祀矣而不能宗祀以配天今　皇上之
於　睿皇廟祀矣薦謚矣稱　宗矣配　天矣而因
心之愛無所不極自　臨御以来建　皇極賛天地
康四海服諸侯而繼述之業日為之隆雖大舜之克
孝武王之達孝亦未有過於此者伏望　皇上自信
之自重之况天子之孝與士民不同又何必躬自勞
苦遠涉數千里之途以下同於士庶人之愛敬乎今
日之事　皇上必欲合葬或送而南或還而北定有
宸斷臣請當事自行仍望　皇上選遣安靜老成曉
事親信内臣一人與臣同事再　勅内官監選責各
監該用人匠數十人聽臣指使或送或還兩月之内

即有次第　皇上安居九重清穆高拱而臣等亦能辦集其事却將戶部所供糧草賞賜各項銀兩留為修建　顯陵之用一舉三得不惟可以慰　皇上誠孝之心亦可以免　皇上遠行之勞亦可以濟修陵之費大事易得以襄而亦無意外之虞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知避忌死罪死罪

獻愚忠以惜財費疏　李廷相

仰惟　皇上頃因　慈孝獻皇后梓宮南祔　顯陵即下南巡之命意欲恭詣　陵下另卜吉兆此固皇上大孝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純孝何以加焉但臣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默然者

敢為　陛下披瀝陳之　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
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一　梓宮在殯朝夕　上
食雖付託有人而我　皇上遠去數千里外其純孝
之心終恐不能一日恝然而已其二臣等常備員扈
從　山陵每見　皇上聖體冲粹少有過勞輒便咳
嗽况今遠去數千里外雖侍衛有人而間關途路淹
瀝月日　御膳稍有愆期或為霧露所感或為風沙
所觸當此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
其三　皇太子監國春秋尚幼雖内外付託得人但
我　皇上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北直隸河南
直抵湖廣三省自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饑窘

甚至相食以苟活旦夕其壯者又皆聚而爲盜千百成群傳聞西平鄢陵地方皆被攻刼撫按官未曾奏報所以
陛下尚未之聞也况大
駕遠臨供億不貲雖本部差官畧爲協濟終恐悞事其五北虜自數年以來頗爲驕肆窺我邊鄙虜我人民邊臣恐恐幸而無事近日京東朶顏等衛夷人亦頗縱橫去冬以來亦往往失事雖撫鎮等官降級革職以示懲戒而腹裏之患亦不可不預爲之防也
大駕遠出此北虜聞之安保其不跳梁乎其一有不可不知者自我
成祖肇定燕都即設六倉銀庫收貯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
皇上入繼大統尚有四百餘萬頗爲充

幸今各邊奏討無虛日工部借支無止期　大駕遊
出支費又不下百餘萬兩部大倉所貯不過百餘萬
兩而已萬一遠方有警不知將何以應之臣私相謀
維雖有心計如唐劉晏百輩亦恐無以善其後此今
日之國用　陛下所宜急知者也臣等職司邦計日
夜憂惶計無所出犬馬愚忠竊敢陳獻以　聞伏願
陛下少寬鈇鉞之誅特賜採納豈但臣等之幸寔生
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休也

止行幸疏　　王好問

臣等竊惟昭德塞違帝王之盛美也盡忠補過臣子
之善物也故人臣不以主聖而忘匡弼之忠則君德

爲日新而臣得以同其休人君不以臣直而存厭斁之心則臣節益勵而君得以享其逸明良相與之休君臣同德之盛不外是矣恭惟我　皇上大孝性成至仁天縱自即位以來求賢納諫躬親萬幾凡詔勅所出政令所施無非纘　列聖之緒而率　先帝之休也邇者日御　經筵講求治道穆穆皇皇都俞一堂之間而凌跨乎萬古之遠天下欣然思見帝王之盛矣故臣等至愚日惟仰望　陛下緝熙此德不移外誘則持循之久理道自熙百工庶職殆將精白承休之不暇矣乃見禮部傳奉　聖旨於十二日駕幸藩邸臣等意我　皇上仁厚之德不忘舊跡私

切喜之但人臣忠愛之心無窮故責望之心甚遠匡
捄之義固有不容以不盡者蓋人君之舉必揆之於
義而合然後質之於心而安故春秋書葬必書之蓋
重之也　陛下德同堯舜非中主比而一[illegible][illegible]此臣
恐天下有議之者焉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人君奉　郊廟而臨政事所以紹　祖宗承天地孝
之大者也故衰疚之情不容不少奪焉外此而一遊
一豫皆私情也義有不協則理無可渝豈　聖情之
所能安乎往日　先帝靈駕之發以　皇上之至孝
雖躬次山陵情猶不已也而祖送之祭止於闕門者
緣義有所制故情不得伸耳今權王之禮方畢期祥

之時未邁臣固知　皇上哀慕之情猶昔也南郊之祀未舉西廱之典未行臣又知　皇上禮樂之思猶歉也乃即有藩邸之幸馬泮渙之游既非居喪之所宜有燕佚之樂又非初政之所宜行　皇上獨不可以已乎昔漢祖歌風故鄉後世不以為過者蓋以其親提三尺備歷諸艱且當遲暮之年而敦故舊之好義初不悖也　陛下發位大光日升川至而三年之報倏忽隙駒是為樂之日長而為報之時有所限制也　陛下試熟思之臣言非謬妄也夫犬馬之微猶知報主臣等為　陛下耳目之寄有所見聞分當啓沃其忍使　明聖之君而有舉動之過乎夫　朝廷

之體統甚尊 陛下不可以自褻 祖宗之神器甚
重 陛下不可以自輕凝神于 九重而運化於萬
有安富尊榮無可踰於此者矣又何必親冒塵喧而
輕出 大內也哉臣聞主聖則臣直臣等幸屬風雲
一德同心所自許也故為主之義重而愛身之念薄
狂瞽之言惟 陛下裁擇臨幸之命或可以暫收警
蹕之嚴或可以暫撤以成仁孝之美而防佚遊之漸
則臣等幸甚天下幸甚干冒 天嚴臣等不勝待罪
隕越之至

玩賞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伏蒙分命史館各賦烟火等詩以為上元玩好之具
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　陛下本心　陛下以天
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動必
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
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
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
隱天下欣然以為　陛下應天心承　祖德所以為
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
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
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　勅諭群
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稽

首稱頌以為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
来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　陛下所不為則煙火之
事決知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　兩宮皇太后
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
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
也臣伏覩　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
儀貞靜舉天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煙
火為樂哉況今兩廣弗靜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
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
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赤旱
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

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之計無所
出可為寒心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
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為此
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奉文字
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
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數語以為之是以三代以
下之君望　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
臣等叨與翰林誦習六經師法孔孟夙夜惓惓相與
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為此鄙
詞上瀆　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
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

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
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下
之心即 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 陛下之
前且知其不可將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
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
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
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
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
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
感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
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

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者曰上元之宴乃從事于耳目之娛乃謂言一世不足焉聖賢之學是治天下之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君於此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有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 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之事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

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為沽矯不以臣等為迂闊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

乞取回收買玩好太監疏　王恕

臣始為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處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齎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

而傳聞太監帯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塩於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十錢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老稚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不可勝數臣奉
勅往来提督賑濟近来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太監此行為賑濟饑荒而来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蒙再造之恩
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矣若為收買玩好之物而来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𠫤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
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為當此饑荒之

際　朝廷正宜裁冗費卻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絀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褶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　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為堯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

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偶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
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
於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於李大亮蘇許公
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為 陛下言之者非為身家
計也為社稷計耳惟 陛下留神深思社稷幸甚生
民幸甚

請停造鰲山燈疏　　朱衡

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内官監太監
孟冲等題為欽奉 聖諭事隆慶三年六月二十六
日奉 聖旨朝殿掛燈照樣畫四五張來看欽此七
月初一日節奉 聖旨造方圓鰲山燈會高低尺寸

每樣畫一張樣來看欽此本監欽遵謹將 朝殿等
燈樣方圓鰲山燈樣本月初三日奏奉 御批朝殿
後五掛燈每樣造一對來通高一丈方圓鰲山每座
樣造二座通高五丈欽此傳奉到監本監欽遵行據
油木工官郝江等開呈該用南杉板枋木植金箔銀
珠青綠銅鐵鈋片等料本監節經造辦別無餘積及
添雇各色匠役并搬用人役與同本監官匠相無做
造呈乞題請合行工部照例湊辦等因到部臣等伏
惟前項傳造朝殿掛燈五對方圓鰲山燈四座事體
尊嚴如蒙 勑下工部照例辦送仍委幹濟司屬官
一員與同本監委官協同看管庶工役早完人心嚴

肅等因奉聖旨是這物料作速辦送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前項物料計筭約該銀三萬餘兩外匠役夫工總計又不下數千兩及查節慎庫收貯料物銀十分缺乏見今各監局年例并造成

鹵簿大駕及添造軍器修理都城重城等項工程約該銀二十萬兩俱湊支給尚不敷用且各司府災異頻仍民困已極實難盡法徵解物料無從措處呈乞施行到部臣等看得太監孟冲等題稱傳造

朝殿掛燈方圓鰲山燈合用物料及各色匠役乞要本部辦雇一節臣等即查據該司呈開合用物料約該銀三萬餘兩外匠役夫工總計不下數千兩臣等

不勝驚惶切惟自昔聖王凡有造作必恊之於義而約之于時於義所不當爲於時所不可爲則爲人臣者必當懇祈於　上務求停止此乃人臣之職人君之心所當然也見今本部庫貯錢糧該臣等十分節縮所存尚無多餘而各項工費并年例緊急錢糧方且仰給各府徵解湊用屢催不至而前項造燈動計數萬抑將何所取給竊見數月以來四方奏報災異者踵接於途即如閏六月內京師積雨畿輔泽水東省蝗蝻殆遍真定其他處如徐沛河漲蕩析萬姓之居瓜鎮海溢損傷千人之命古今災異叢集未有如此之甚者正當上下交省脩明刑政以仰祈　天心

昭格轉災為祥即使造作之萬萬不可已者猶宜暫行停止而況無益之作不急之事如鰲山燈者是豈不可以已乎近又該欽天監奏稱隆慶四年元旦日食十六日月食夫日食天變之極大者日月之食於二旬之內又在歲首寔傳記所罕聞今鰲山燈必為明年元宵而設 臣竊以為當其時 皇上方且撤樂減膳恐懼修省之不暇又何必為遊宴玩好之圖乎若以 朝殿掛燈為不可缺則 先朝原設者歲久敝壞稍加脩整費亦不多查得該監尚有備用錢糧支給足矣亦不宜屑屑請討今以造燈一事揆之時與義俱不可者乃費銀至三萬餘兩將來措之天下

傳之後世豈不為　聖政累耶仰惟　皇上聰明離照仁儉天成於此等事少留　聖思必惕然知其不可臣等忝居股肱之末職守所關不敢緘默以貽不忠之罪伏乞　聖明仰察　天變俯念民艱將前項物料毅然停止庶於義為協於時為順財用不糜災變可弭臣等不勝悚慄祈懇之至

貢獻

止貢夷疏

倪岳

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内府幷禮科抄出鎮守廵撫兩廣等處太監等官韋眷等題稱撒馬兒罕地面阿黑麻王差使臣哈只火辛等賫送獅子等件從

海道滿剌加國前來進貢除將獅子鸚鵡行屬支給官錢買辦喂養及差委的當官員同番使人等管送赴京外具本先差舍人于鐸親賫題知該本部官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成化二十年本地面差從陝西赴京進貢獅子駝馬本部查照舊例議擬題准　特賜番王阿黑麻并伊妻男各色紵絲紗羅絹布一百九十餘匹賜獅子駝馬價絲段共六十八表裏給賜加賜使臣怕六灣馬黑麻等絲段七十三表裏銀一百七十五兩衣服絹匹數又不貲似此從厚賞賚各夷猶且心無厭足節次奏擾不已又蒙　欽賜路費銀兩後各

夷領賞事完要從海道回還蒙 憲宗皇帝特旨准從海道回去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所宜蓄畜之於內既非 殿庭之美觀置之於外亦非軍伍之可用日逐餵飼之費及所賜前項銀幣等件俱係府帑之財帛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真偽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啓夷人窺伺之心以爲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以發揚 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等切爲 朝廷惜之蓋因各夷先次得利而去以此今次繼踵復來今若不爲處置

則令次既去後次復来一處既然各處傚傚以　朝
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夷醜貪得
無厭何哉臣等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
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
詔却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我　憲宗皇帝成化
初年亦嘗降　勅諭止朝鮮白鶻海青之獻　皇上
踐祚之初首頒　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騷
擾之獘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
治元年四月內因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物却令带
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
等物嚴申禁絶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為　聖德恭

儉蓋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而一致由是而終始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赴京臣等仰窺 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為聖德之累但恐有先年事例為容其到京則經過道途騷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况本處進貢使臣例該於陝西甘肅驗放起送即今見一起哈馬力丁等一十八名到京為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 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聽從海道前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詭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

真偽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臣則既從陝西又從海
道濫冒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
道啓意外之虞即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
却乃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易無用臣等愚見
深為未便伏望　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
詭冒之姦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却所貢仍差的
當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跟訪隨其所在會同巡
撫或巡按及合干司府官就於所在官司支給官錢
量為宴勞仍依例給與廩給脚力送回廣東量與賞
賜嘉答其意將原來船隻官為脩理着令撑駕回還
仍請　勅一道曉諭阿黑麻王謂爾忠敬之心　朝

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依常例量備駝馬從陸西陸路赴京為當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醜知　明天子之所為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崇俊良益脩政治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域無警萬邦賓服如此則雖四靈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猙獰夷獸亦何足以為明時之輕重哉再照鎮巡等官太監韋眷都御史秦紘安遠侯柳景俱係內外重臣均受　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臘暹羅滿剌加國爪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於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來進貢

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
朝廷事例并詔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拗不
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奏候請
明命以爲進止却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亦合
叅究伏乞　聖裁

停免額外貢獻以昭大信疏　張翀

臣聞帝王之盛貢貢獻出於租入之中而邦本安茍
且之政貢獻浮於租入之外而國脉耗是故奸諂
之徒挾殘人之術開媚上之端誠君子之所羞稱明
主之所深惡亟去而不以聽者也臣伏覩　皇上登
極　詔旨有額外進貢一切停止之言有以仰窺

陛下仁聖天至愛惜元氣不欲重困軍民以適其私而海內臣工懽忻鼓舞皆將翹首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但各鎮守總兵等官不能仰體　聖懷講求德意或託舊例以誤　天聽或假謝　恩以營己私此皆悅之不以其道君子之所不悅者也而　陛下未究其所從來承前之訛遂後之失格　恩旨於不信啓貪戾於方來臣竊為　聖明惑之臣節看得大明會典　內府織造所用紅花於所產之處稅糧內折收按歲差人進該庫支用如山東河南二處俱有定數其法一成而不變其額百世而不虧而寧夏鎮總衙門所貢紅花蓋不繫令甲之內特一時喜事

獻諛之徒創為此舉以誤　先朝前大學士楊一清
總制陝西軍務時亦嘗建白乞為停免而沮於群咻
未得　俞允之命因循持久遂為屬階夫寧夏地方
孤懸河外與北虜為隣其間雖有平衍田疇類多鹻
鹵寒冷之地而所入之花播種耕耨看守採擇之苦
不可勝言歲無豐凶例取登足往往貸趣窮軍出錢
賠補自甲及乙及丙操切嚴峻莫敢或後而又程途
窵遠輸運艱難起役丁夫僱倩車馬以及措稱盤費
打點使用尤為不貲　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
耗固已百倍於所貢之數徒以患苦軍民招取怨讟
此愚臣之所為長太息也至於鎮總等官到任未幾

輒有獻馬之舉名爲謝 恩此實 先朝敝風所宜亟爲痛革以塞其源而不可輕有假借蓋前項官員受 命閫外僅可有行三坐五廩米而馬匹之出殊無所從其取辦窮軍以邀寵利不待知者而知也先帝不逆其奸而顧謂其效順於我蓋喜其能充吾之腹而不悟其割吾之肉取其能適己之欲而不知其傷吾之心而其流弊至使中官旁午道路依憑別旨以發府庫之財假托供奉以糜縣官之物如趙林張玉等恣爲番達回回佛骨課書火合珊瑚等項名色蒐羅種種數目浩瀚折乾動以百餘萬計而西土之膏血竭矣此固 陛下之所深知而痛心疾首者

也須来各鎮貪殘官員仰荷　聖明一一誅退而易
以應靜老成之人但所謂進馬之說猶仍故智未之
有改夫　陛下聰明神聖追跡堯舜或洞察其奸而
痛絕之臣不得而知也然臣區區之私竊慮　陛下
或悅其名而不究其實重違其殷勤之意而入其甘
美之言居然受之爲彼職分之所宜所謂教人以貪
非所以示不取於天下也夫側媚之徒類以啗人爲
生者其心專爲私而不利於公其情專好動而不便
於靜是以百計鑽伺嘗試　陛下以求售其奸　陛
下大奮乾剛塞其途轍或少靜於一時而尚難保於
他日譬之鼠穴左圍右逸其勢將有所必至也而況

示之以貪以啓其端乎夫却千里馬之獻漢文帝以清淨之化而培兩漢四百之基絶龍花藥之貢宋真宗慮其爲交州之害而出内侍裴愈之輩垂之史冊爲世美談伏惟我　皇祖洪武二年免租之　詔凡三下而三年以後無歲無之及蘄州進竹簟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太原歲進葡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可口腹累人而我　仁宗覽黃驥貫湖之奏乃以示尚書呂震而有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之言　英宗拒海溥馬駝之進至擲其奏於地而有莊浪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

得之語夫漢宋二君英主之所不屑而　祖宗之所
以結人心凝天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典則
具在是固　聖子神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況
今物力凋敝之餘軍民困苦之後　陛下於先年實
徵錢糧歲辦織造等項皆已量免其深仁厚德真如
父母之於赤子疾痛疴癢無細不紬抑搔撫摩無遠
不及顧偶未聞此額外貢獻之害而臣下未能開具
本末上請蠲除此非特鎮總官之罪也夫歲額租賦
陛下尚不惜一免以幸天下曾謂額外之貢獻乃恬
然安之以病人乎臣固知　聖慈惻隱之念於此必
有所不忍矣用敢不避誅譴冒昧以　聞伏願　陛

下上繩　祖武下憫人窮知紅花之入甚薄而所費寔多知馬匹之受甚微而所損不細務畧一時之小利以懷萬世之永圖　勅下該部行令該鎮將前項紅花亟為停免以永除窮邊之害及通行訪查凡不係有司額貢著在令甲止是各鎮自行創進因仍未改者並不許貢獻以擾軍民其鎮總等官敢有指稱謝　恩并各項名目獻馬求媚即為根究來歷坐以剝削官軍之罪如此庶幾不失　詔旨之初意而有以廣大信於天下興利之源永塞而邦本安固不搖矣

罷額外進獻以重詔令疏　張翀

竊聞之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傳曰令重則君尊又
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古之帝
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樂於迎合之說昧於
利害之歸輕狥其私朝更夕改則吏不知所守民不
知所從天下之獘紛然雜出此固苟且之政非臣等
所望於 聖明之世也頃者守備鳳陽太監張陽題
稱乞處停止獻新果品該禮部覆題奉 聖旨還都
照舊例行務要禁約下人不許生事擾人自取罪累
臣等謂此舉動該部言之明白痛切所宜尊承 詔
令以貽久遠之謀根究奸諛以杜貪戾之漸乃奉
綸音都照舊例一槩容許重疑人心不知所謂例云

老其張陽所稱洪武年間之宣諭與遞之太監廖堂
等之故事乎抑　大明會典　皇考集大成之書以
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夫鳳陽王業兆基之地號為
中都其進獻諸果應著令甲使相繼承以奉　宗廟
夫何畧焉而不之載也蓋月朔薦新取其時鮮以隆
孝思初不貴於遠方難致之物以勞吾民况鳳陽所
產即如張陽所開諸果皆兩京所素有　皇祖之意
殆以驗看守之勤惰樂種藝之有成或偶因便用之
豈虞後世遂以為例相延於無窮耶　會典不之載
則其不以為例也審矣　陛下改元一詔天下信之
與　會典同為不刊之書內一款有曰各處鎮守協

守守備等官不許假以進貢爲名僉取皂隸科歛銀兩擾害軍民額外進貢一切停止夫何　詔墨未乾而破於奸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横議不惜反汗復啓厲階夫匹夫食言人且非譏而况　天子之指揮關繫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將睥睨　朝廷以爲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爲可以摇動敵證捷出將不可制只如茶芽一節查得南直隸并浙江福建等處凡地土所宜皆入例貢備載　會典未之有改鳳陽原非產茶地方　陛下不察誤中其欺曰茶芽只着自行收買進貢臣等猶切疑之以爲陽之收買或不出一時資也既而侵尋後有此奏　陛下再中其欺不惟不

之罪也而又重許之鳳陽根本重地百姓連年饑荒守備爲地方設也爲張陽者正宜深加撫戢用眞邦基乃敢陰懷側媚之私外托年例之說曰黃船則雜以人夫曰茶芽則混入果品巧飾詞說意在必行公違 詔書全然不顧雖 明旨禁約不許下人生事然以積年鷹犬之徒一旦事權在手未免徼夫索錢騷擾地方津貼打乾重煩驛遞故曰聖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重本也煩民以爲 列聖在天之靈其肯享之乎又況倖途一開四方效尤爭進奇巧何所底極如唐之日進月進宋之花石綱史冊昭然卒之罷敝天下皇風因以不競其流之弊雖未必遽至

於此　明主謹無逸之戒聖人重有漸之防可不先
事爲之慮哉大都宦官出守若非蚤夜搜羅指稱名
目爲希寵自私之圖則塊然地方束手坐食故進
獻爲此輩第一事百計巧鑽必得其門而後已伏願
陛下思詔令之當重察利源之不可開俯從該部所
請如遇前項果品成熟選精潔奉獻　皇陵其南北
進獻果品并茶芽皆係額外仍舊一切停止切責張
陽務宜安靜毋起事端以作偷於天下尤望申明
詔旨通行各鎮地方今後但有違　詔獻進者論之
如律罪在不赦則天下可以無事而生民得所安矣
卻貢獻以光　聖德疏　　　　　　鄭一鵬

近該甘肅地方都御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番王
差人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剌馬駝珊瑚珠
玉等物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
面應否起送你部裏還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聞
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王曰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
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
格武王遂却而不受成王時越裳重九譯來獻白雉
周公亦以德不及爲辭下逮漢唐賢君猶有却千里
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册足爲
美談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冲澹 即位之初

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干嗜好古帝王莫能遠尚矣今曾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陛下所必屏而不溺焉者顧肯輕受其獻爲　聖德累耶臣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上曰養象以備用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爲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縱今乾明門等處禽鳥蟲蟻尚多存留近易州民人有進鷹二十餘連者皆仰給大官日費豬羊米穀黑綠豆菊秋之類以歲給之亦且不貲臣往嘗具題欲望　聖慈通行釋放未蒙　允行今曾迷復有此獻且獅牛等獸即非土性所宜必須夷人喂養受之徒糜　國用卻之有光

聖猷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之矣

臣聞議者謂一却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為不然周穆王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皆以却遠物而獲遠來邇安之效此前事明鑒也今不以四君為法廼欲踵周穆遺跡臣不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夷朝貢經歷地方輙肆騷擾或抑買市井之物或凌轢伴送之使或折辱廚傳之吏其貢獻珍玩無益經費而供億賞賚已計倍蓰爰稽漢典亦有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且一夷朝貢未足為 朝廷重輕無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若盡行起送不惟復踵前弊抑且重困地方乞 勅該部

轉行彼處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賚遣回或起送頭目數人赴京其獅牛一切珍玩之物通行遣退庶幾夷知 朝廷有不寶遠物之盛德不惟潛杜其窺伺之心益以彰中國清明正大之體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豈專美於前我其乾明門等處禽鳥蟲蟻乞通行縱放該寺供應特賜停止仍乞明示中外無得復以禽鳥為獻則 皇猷益光 聖德益隆臣不勝願望之至

却異物以養 聖心疏 張禄

臣聞經史所載周武王却旅獒漢文帝却千里馬光武時有却獻馬及寶劍者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唐

太宗時有却獻名鷹者遂悅李大亮之諫而止此皆聖主賢君不貴異物惟善爲寶所以能成承淸太平之治澤被當時譽垂後世也頃者魯迷地方進獅子二西牛一該禮部題奉欽依獅子西牛送內府交收原來慣熟從人五名照例留用調養欽此臣聞固夷西方之人獅牛西方之物以是人而貢是物其來也遠其行也久固見陛下威德所致但中外風土不同而人物之性亦異今留此物養此人非惟拂人之性抑且違物之性也况獅子不可耕不過爲觀視之具耳國家有之不爲重無之不爲輕收之何益也哉臣聞京師喧傳此物罕見且甚馴習以爲奇獸

殊不知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之類耳其馴習者無他因彼飼秣之久故狎熟如此奚足為奇豈若麒麟鳳凰為國之禎祥者比也然獅與牛借曰畜之無害于事不傷於財亦足為喪志之戒況所費不貲者乎以獅子言之日餵羊二隻月計之則六十隻年計之則七百餘隻羊七百餘隻計價當五百餘兩矣以牛言之食芻豆常理也今聞食果餅等物則是牛乃食人之食食人之食是以待人者待牛矣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斷乎無是理也至於回夷及通事人役又日費多端難以數計臣恐光祿財力有限不宜濫費如此靜焉思之以有限之財

而養此無益之人之獸夫何為也哉即今遠近災傷日無虛奏　陛下聞之必惻然有不安者倘隨事寬省一分則疲弊之民即受一分之惠也臣嘗度之四夷執是物以来豈真知以下事上之敬不過假此携帶方物與中國貿易以覬厚賞窺大利耳不然奚肯離鄉越國冒是千萬里之勤若此耶况　陛下臨御以来勵精圖治緝熙　聖學凡聲色玩好之慾一切擯絕誠近世人君所弗逮者臣民知之天下聞之外夷或未聞也伏願　陛下以初政為訓以古帝王為法　勑下該部遣通事明諭夷人使知中國寶賢人而不貴異物今後勿使復進仍返其物歸其人薄其

所賜以沮其希望之心可也再勅邊臣自今以始諸夷凡有来王奏請裁處如有以禽獸進者即曉以朝廷好尚在彼不在此麾而止之俾還本地勿得停住境上使番漢交結致成他變如是則聖心清明而不奪於玩好聖學堅定而不忽於細微萬機之繁殆如日照月臨罔不公且平矣將見四海享寧謐之休萬邦樂雍熙之治彼周之武王與漢唐英君誼辟豈得專美於前哉此誠宗社之福生民之幸也

皇明疏鈔卷之十二終

皇明疏鈔卷之十三

差遣

停止鎮守內官疏　孫仁

竊惟雲南自古羈縻之地而不通於中國之法蓋其犬羊之性順之則臣逆之則叛勢使然也故求大治者肇大亂之基置不治者乃深治之法雲南在今日可謂大治矣臣竊以為可憂者彼刀耕火種非深耕易耨之區背負肩挑亦無舟運車載之利自食其力且弗堪矣而況管轄之司容加羅網賦役之法繁於中州可耕之地盡為軍衛之屯不毛之居尚供縣官之賦且夷民不親官府不識錢數通把火頭之科歛

一倍不止十倍里長保家之包納今年並揹下年又弗堪矣而況土官視為外府取利不遺於錙銖流官思係邊方歸計務盈於囊橐捕兵之擾未見賊面而各寨傳食一空捏害之俗槩指賊跡而平民償贓數倍又不堪矣而況總兵之莊戶不遺於下邑同宗之長幼亦擬於總兵大管小管之需索公家僅取乎虛名豪軍豪民之冐附重差獨歸於下戶又弗堪矣柰何而又重以鎮守太監之擾乎甘言悲詞之求討上之所予者未一分而下之所取者已十分軍官伴當之催收公之所入者或二倍而私之所詐者亦一倍總兵官有莊田為世守也而太監亦有莊田受人投

獻果何為乎 朝廷之歲入止千金念邊民也而太監乃歲取柴薪等項折銀至十千獨不念乎此因以為舊規而不疑也然豈 聖明之所有乎又況把持商稅包占漁户私通土官之賄遺餂索官軍之答賀尅落寶石之官銀採取大理之石器強奪民田妄追子粒廣修宮觀擅立生祠以民田供香火以官糧折馬料習以為常而無所忌此豈 聖明之所與知乎誠太弗堪矣夫夷性本無常而縛之者文法太密土地本無出而取之者門路太多計日以窮亂日以長今日掠其旗明日標其寨撫之旋叛勦之愈熾前日安鎰戢朝文之變今日嵋峨蒙目之賊患已形矣若

其人苛以漢法繩檢多官鈐制古聖王之智豈不及此哉失今不圖寬恤恐 九重南顧之憂無時而已也茲遇 陛下明見萬里高出百王將太監杜唐取回并以違法科取等事通行會勘革正以蘇一方之痛使獲更生夷民易感不勝歡頌但人防飽虎去而餓虎來僅存赤骨又將無遺髓矣夷民易惑又不勝驚懼臣切惟雲南鎮守非洪武永樂之舊制始於宣德年間之權設然亦不虞無益有害流獘之至於斯也雲南雖係邊方有黔國公世守其土已足為 朝廷腹心之託非他省比也又有巡撫以總之巡按以監之三司以領之諸軍衛有司以承之責各有歸事

無不濟鎮守太監誠得已之冗員也夫官多民擾其在中國猶以爲病而况邊夷乎况近遭安鳳之變被災者室廬未復接濟者債負未償值此盜起用兵之際民已不堪命矣而又可以此重困之乎縱使安靜行事不襲前弊然奔命之勞供役之費已不貲矣况未必然乎　陛下法祖愛民之一念　皇天后土寔所共鑒遐方窮谷罔不皆知乞追復　祖宗舊制憫念邊徼殘民將續差鎮守太監暫且停止姑俟數年安集之後再以議增亦未晚矣如此則邊民深感寛恤之恩益勤尊親之念守在四夷而中國永安矣

停差燒造太監疏　唐龍

切據江西鎮守太監已經奏行拿南京燒造太監近亦病故誠恐差補前來深有可憂蓋鎮守太監到地方凡百供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奉帶祭随供奉又該銀幾萬兩至於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役使之人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餘兩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宸濠所虐誅求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況官兵四集救死扶傷里巷嗷嗷民窮財盡殆未有如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太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辦再念江西人稠俗黠人稠則易集而難散俗黠則易動而難安況賊盗無種起於饑寒禍福無門生於

追即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刼殺各府州縣非[illegible]白晝殺人則誣黑夜刼奪盜賊無處無之兼之桃源東鄉贛州南安懷疑之輩反側未安臣心悸神憂朝夕致慮爲今之計惟有鎮之以安靜和平庶幾無虞若地方稍加騷擾則其變立起矣蓋厝火於薪投種於地鮮有不發者而況嘘其焰培其根乎臣蓋灼然有所見者也前議查革不蒙俞允未幾鎮守燒造太監相繼差出百姓聞之相顧失色且懼且泣曰人殃乃至乎頃蒙 聖明將丘得拿問尹輔取回百姓聞之皆私慶曰人殃幸不来乎自茲良善樂業矣小民無擾矣官府不添科派矣豪強不敢肆矣獄訟賊盜

日可消矣夫前項太監祕本為地方之設今聞其來憂愁懼泣則若遇蛇蝎聞其不來則歡忻鼓舞若脫水火是誠何賴焉且江西前此之民止遇兵戈旱潦與宸濠之毒而已加以滛雨無時洪水迭至禾稼渰溺室廬傾圮閭閻呻吟之聲耳不忍聞道路饑餓之色目不忍視溝壑展轉之狀口不忍言民之困苦比前尤甚伏望查照天順年間停差事例將江西鎮守太監崔和取回別用一應地方事宜俱責成撫巡三司等官綜理及將燒造太監永久查革磁器行令饒州府督造起解供用　臣又惟今之太監即古之閹寺也周禮閽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

不預焉　太祖初定天下百僚庶職無所不備而獨不立鎮守太監蓋倣周爲治也其措意誠遠立法誠至永樂間始於緊關去處暫設鎮守是時江西尚無嗣後乃不以原立者爲成法而以暫設者爲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橫政肆出綱紀蕩然民財蠹耗海內多事　孝廟末年深知其害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值變中止至今天下以爲憾夫求治者必先去其妨治之源愛民者必先除其害民之本鎮守太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陛下斷自　宸衷詢於內閣及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將各處鎮守一一併查革以復　太祖之規以成　孝

宗之志則天下之禍亂於是乎塞蒼生之荼毒於是乎除矣言出禍隨臣非不知但臣職在言臣志在忠惟　陛下察之

停止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近該臣等奏乞免撰差官織造　勅書節奉　聖旨官已差了再不必具奏執拗欽此臣等一聞此　旨相顧驚愕備員大臣素蒙禮貌不意　聖明一旦有此在朝群臣亦皆彼此駭嘆不止正德年間亦未見此　批答　內閣題奏有如此　旨意若臣等固當引身退避以明不可則止之義但展轉以思不能廢幾致之之望若以具奏執拗為嫌而乃悻悻然見於

其面非臣等之所宜自處也臣等豈敢以此擾 陛
下哉恐災傷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群起而為盜賊
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固執已見違拗不通也執 祖
宗之法欲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 宗社勿與天
下公議大相違拗以取後世之譏也今臣等言之不
聽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皆不聽獨二三
邪佞之言聽之不疑 陛下獨能與此二三邪佞之
臣共治 祖宗之天下哉 聖旨又謂織造係 累
朝事例臣等考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
累朝並不曾差官織造雖成化弘治中間一行之亦
非 朝廷美事 憲祖 孝考䘏民節財 聖德善

政非止一端　陛下皆不取以為法乃獨此不美之
政以為事例言也方　陛下登極之初嘗傳　旨欲
更換廣西鎮守廣東市舶并提督大覇馬房守備倒
馬關等處及看守廉州府珠池各項官員臣等先後
具題俱蒙　俞允停止各官不差　勅書俱免撰寫
海內之人方傳頌　聖政之美今日何故織造一事
乃不蒙嘉納且特降　旨雖出　御筆親批決非司
監官所敢擬議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
我　祖宗臨朝一應批荅皆由內閣擬　進惟正德
年間權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營求　御批以濟其
貪私者新政以來不曾明正其罪以逆令此輩邪佞小

人敢於今日復蹈前車覆轍其心惟欲蒙蔽蠱惑以
圖身家富貴不顧生靈休戚　社稷安危　陛下何
忍墮其奸計壞　祖宗之法度哉　祖宗至正德間
幾致傾覆仰頼　陛下再造乾坤轉危為安中外軍
民始獲稍甦然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等年百尚
不及一二今日豈堪再敗壞耶輿言及此可為流涕
臣等决不敢撰寫　勑書以重誤國殃民之罪伏望
陛下俯垂鑒察停止織造官員不差仍乞　命司禮
監官將前項蒙蔽蠱惑邪佞小人逐一查出斥逐在
外不許仍前奉侍左右以杜役來亂政敗事之漸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

暫停差官織造疏　喬宇

近該各處撫按等官奏報災異重大饑饉非常以此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
等題奉　明旨會集部院司寺及科道等官條陳荒
政奉　欽依是這地方災傷重大軍民十分困苦存
留起運糧米歲辦等項錢糧俱與停免其餘救荒事
宜都准議行還差堂上官一員前去會同撫按官嚴
督所屬將前後動支銀兩設法賑濟務使人沾實惠
不許虛應故事欽此隨該戶部題名上請又奉　欽
依務要用心設法使窮民各沾實惠以稱　朕憫念
元元至意欽此續該兵部議奏南京兵部題差郎中

蔡賢請勅計處馬船料價奉欽依是官不必差待豐年來說欽此又該禮部題請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大祀慶成例該筵宴奉欽依各處地方災傷准暫免宴欽此臣等備員大臣義均休戚仰窺聖意憫念窮民無所不至苟有濟於天下當不惜於身家顧慮臣下交脩未至救禦無方正思朝夕講求荒政次第敷陳以仰承德意近該內織染局奏差蘇杭等處織造給事中張原曹懷章僑等連章論列工部尚書趙璜等擬奏俱以地方災傷乞暫停免未蒙俞允中外物論實切驚疑將謂卹民之政未臻實效而厲民之令已播先聲臣等實有意外之虞敢

忘先事之戒切惟 皇上克思天戒屢壓脩省之諭
軫念民窮博求賑濟之方雖內帑可發雖漕運可留
雖歲派可免雖馬船工料亦可停差雖宴會盛典亦
可暫省傳聞天下使窮饑待盡之民亦有更生之望
若差官織造之 命獨未中止則是 皇上所以懇
惻為民之實意徒為矜念不切之虛文天雖至高其
聽惟卑民雖至愚其知知神以此應天天或未格以
此濟民民益增憂且今年災異近世所無江北之生
靈惟江南之仰賴先年亦以織造煩擾差遣非人遂
至鹽法阻壞機戶逃亡國本有傷遣借大壞要從些赤
遂明鑒具存又恐南畿財賦之地易致動搖中原盜

賊之機待釁而動臣等深憂過計有不容不盡言者
至於　上用袍服歲有常供鎮巡等官必能辦理豈
敢有缺如蒙　皇上俯念窮民開納群議暫止差官
之　命仍依工部所擬行令鎮巡等官辦料織造務
要以時解用若有違悞及不如法者罪有所歸俟年
豐時和地方無事易行議處施行則　皇上綸音之
渙汗而　聖意之真切自足以上感天和下慰民望
而臣等忝陪　廷議亦得以仰贊　德化之成矣干
冒　天威不勝恐懼懇切祈望之至

俯從讜言停止差官織造疏　張翀

臣等頃見　皇上徇內織染局之請差內臣二人前

去蘇杭織造科道諸臣力言其不可九卿諸臣力言其不可前後章疏累數千言凡天時水旱之災民生死亡之狀織造開端之弊差官割剝之苦　詔書反汗之失治道進退之機不惜忌諱披瀝血誠以入告我　后於內者要亦詳且盡矣而一二起釁之徒持之益堅　陛下入其奸言主之愈力人心恫疑莫知所為於是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起而為　陛下懇懇言之是宜　陛下重苦口之論以慨　宗社億萬年之圖充不忍人之心以救江南數十萬就死之生靈也顧督之以上緊撰寫　勅書責之以不必具奏執拗　朝著譁然

顧失色廷和等惟重愛　君無已之情體　國不私之義復抗顏論奏直欲以言之從違爲身之進退豈得已哉正以遣官提督織造既非　祖宗令典所載又非今日事勢所宜正德年間差去內臣雖或未良猶恐　朝廷一旦清明不無按法之誅是故有所畏而不敢盡其惡者　陛下猶得以救之也今　陛下業已革之尋自復之縱之於既罷之後而與之於再構之餘雖有　明旨不許生事擾人其將何所忌憚而欲責竊脂以不肉也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以不聽者一也往時百姓恐死十五六年以望今日謂隆冬之後必有陽春幸而　陛下首詔天下凡織造內臣

盡數革回天下歡然若更生不圖未二三年即有此舉則是百姓之厚望於　陛下者卒然失望於　陛下也夫以無所忌憚之内臣而馭此失望之百姓安危之兆明若觀火此廷和之言不可以不聽者二也况今四方災異層見疊出跨江南北奏報危急大抵皆乞求拯救痛哭危苦之言　陛下終夜以思宜有惕然未寧者為民父母忍復重荼毒以失其心乎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前項重傷之地多係古時雄傑之區切慮来春二三月間賑恤無術幸災伺隙之徒縁此以逞潢池多盜弄之孽　况重壓宵旰之憂異時雖欲臠生之肉固已無及于事此廷和等言之

不可以不聽者三也廷和等所職古之所謂三公居
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也臣等所謂古之諍臣
立殿陛之下與天子爭是非者也臣等爭之不足而
廷和言之 陛下督責之廷和等爭之 陛下依違
之猶未慨然明 詔天下曰織造停差臣等雖頑劣
無狀未敢言去恐廷和等之不能安心於辦事也以
輔臣言事不聽望望然而求去此豈國家之利哉此
其言之不可不聽者四也伏望 陛下仰觀天時人
事之變俯察諸臣懇悃之言崇儉朴以先天下寧兆
庶以固邦本前項差官織造之 命亟賜收回只如
該部原議施行誠為官民兩便仍乞嚴行蘇杭等處

凡織造之家不許造作淫巧奇異服色以長侈靡之風以傷醇醲之化實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臣等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乞止差官織造疏　張嵩

近該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袍服不敷欲照先年事理請 勅差官前去陝西織造惟復勅工部另行計處奉 聖旨准寫勅差官前去織造臣等聞之竊謂此等舉動皆非 陛下意也何者陛下御極之初嘗禁革各處織造矣 先帝差去內臣即日取回天下至今稱頌 聖明不衰是蓋洞知差官織造之為地方害也審矣豈昔知之而今顧不

之知耶子惠困窮人主之盛德也關陜往歲以織造之故廖鸞輩肆為侵擾財利兩空怨訕四作賴陛下起而休養之數年方迴更生之望而又回夷作梗北虜多事歲輸月餉民不聊生者視昔有加焉乃復重之以此恐非陛下之所忍也前此蘇杭織造叚疋左右以差官請陛下既誤聽之矣臣等言之宰執言之竟未之能回至今尚有遺恨可容再誤耶且紵叚猶切於用而蘇杭為財賦之地猶或僅可支持羊絨則固可緩者而關陜土瘠民貧人心悍勁一有不堪易於生亂况當此憔悴之極乎是誠不可不先為之慮也異時或有他變為計亦晚矣按請者曰惟

恐一時取用織造不前其意真若為公也 陛下亦
以為職掌則然也殊不知名為假公實則營私不過
曲遂欲去者之鑽求而交濟其欲耳使其果出於公
則弘治四年正德十一年皆止是責司禮監揭帖行
彼處鎮巡等官織辦其例具在雖非經典猶足為訓
何至獨舉差官為說哉我 孝廟深仁厚澤培固邦
家末年差官一節未免為純德之累然其所可法者
多矣該監獨擇其累德者為 陛下當遵不亦逢迎
之甚哉又曰 四宮供應不敷其意亦真若為公也
殊不知窺伺 陛下孝愛之心可以易動故假此以
聳 天聽以決其必行之計 陛下偶未之察耳不

然則 仁壽宮舊為 昭聖皇太后攸寧之所急於
興作亦未為過而 陛下方且以地方困弊採木之
官既差復止其視此舉輕重如何顧乃緩於彼而急
於此臣等以是知此舉斷非 陛下意也夫古之賢
君未嘗不以崇節儉為天下先是故禹惡衣服漢文
帝衣弋綈我 祖宗亦嘗服布素澣濯之衣豈為勢
之不足哉事在得已不以天下而奉一人也 陛下
動遵古訓躬行素約以勵維新之治百凡玩好不急
一切報罷海內方忻忻然慶幸以謂 聖人在上當
日覩太平之盛夫何緣此一二左右而不保克終之
譽切為 陛下惜之伏望 陛下無以得已之請而

易節儉之心無以自奉之故而傷惠綏之政俯從臣等之言收回成命不必差官如前項羊絨袍服果不敷用乞 勅工部議處經其工費定以數目移文陝西鎮巡衙門如法督辦完日即便責委人員齎進既不失 朝廷供應之需而又無累於 皇上聖明之德惟 陛下採納焉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停差遣以恤邦本疏　張原

先該內織染局署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請差官前去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為不可反覆辯論殆千餘言蓋據時勢而極言之事理儘為詳盡不圖 聖意竟莫之回而有內臣二員提督之旨與李

關係 聖政之得失生民之忻戚世道之治忽臣不得不昧死一陳其愚 陛下登極之初已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 聖明洞見萬里咸知其為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生之福不勝喜幸迨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 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乎見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殣載道而南直隸一帶災傷尤甚為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猶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之以徵科朘剝之擾耶 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報災傷之大府部臺諫疏論捄濟之方累降 明旨發內帑減派諄諄戒諭皆欲其加意存恤務使民沾

實惠似此所行則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實惠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　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弊源一開倖門再啓於是謀利之人遂援以爲例浸淫之勢決不可復止則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管莊管店之數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夷虜之所殘擾民或死於饑餓之間鋒鏑之下者餘無幾矣呻吟之聲疾慼之狀已是遍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

臣切恐民之無告者或逐於反袂而不逞上梗　聖化噬臍何及頃聞鳳陽浙江鎮守太監梁瑄指稱進貢差人私齎[illegible]貢滿載舳艫前來打點意圖帶管織

造比時給事中童僑預以為言正欲逆閉其途纔
數月而太監刁永果有此請梁珏當倭賊構亂之際
不聞出謀設策以靖地方乃惟汲汲營幹團營織造
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　國止知愛身而不
知愛　朝廷　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珏
之營幹雖因章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也自後
賄託左右夤緣宮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誘
引蹤潛之術致今差官之　命竟爾必出而莫之挽
回　臣按珏之擅啓弊端違格　詔書致　陛下欽衆
怨為　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
伏望　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民窮盜起之義

所有差官提督之　命速賜追寢俟後歲時豐稔人
民充足再為議行仍將梁璫取回究治以杜貪緣則
生民幸甚

停止織造監臣疏　韓奕

臣等謂保天下不難在順萬邦以答天心積久成化
循行無替自能居高不危持滿不溢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萬世一　日誰能禦之臣等又謂安人心亦不難
在就其所欲止其所惡積成保養真如父母則天下
萬邦莫不雍雍熙熙樂其有父母之德怨尤不作大
小附順舉天下皆知有聖人雖田夫野父不解人事
亦莫不傾心引領願輸賦稅願為聖人氓誰復怨之

臣等在兩浙地方遥聞　皇上欲遣監臣二員前往
蘇杭等府監督織造自此風一聞兩浙之士不限遠
近莫不驚惶呼動騷然不安臣等亦自相顧望因悼
嘆往昔今復使人畏懼如此甚非所以安人心也況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往往即其民之所不安者而晝
夜勞思廣咨訪而圖以安治之至於宮室車馬衣服
飲食每自損抑不欲過焉即今蘇杭地方連遭水旱
田野蕭索官司苦催科之難軍民愁轉輸之苦田野
多失種之民桑社有停機之婦道路多餓莩之屍郡
縣報困貧之盜民不聊生日甚一日哀乞賑濟聲振
道路臣等實不忍聞若使三代之君值此窮苦固有

寢不就安食不暇飽而思以祈天恤民以下答群情更肯厚身棄衆以重貽民患也哉仰惟　明明天子龍飛在上凡往時一切不度之政幸已革去天下方望其仁政深厚積久培養漸以蘇息數十年憔悴窮竭之傷今後如此凡在地之民不問賢不賢皆曰是處吾民死地也臣等竊謂　祖宗以來　聖聖相承萬國朝貢四夷來王故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雖尺地一民至於婦人女子亦莫不皆知尊君上春不敢廢蠶秋不敢廢穀臘不敢廢毛雖負日得暄嘗味得芹茍適吾意即移爲忠悃爲一獻況當　聖人御天燁燁龍袞誰敢不用心耶但織造之臣差不差臣等

未知之即其官司之愁科歛軍民之愁擾害怨望淸
沸事甚可慮　陛下未差而能止之即有聖人觸機
之明既差而中收回之又有聖人納諫之美若欲必
差亦且暫收　成命待地方寧息時歲豐稔再與諸
廷臣計議可否以為行止又得聖人酌時用中之道
此臣昧死瀆告者斷非敢欺誑　陛下也人皆謂蘇
杭財賦之地素號富庶臣等備歷巡訪雖徃稱殷富
加以正德年間群惡兇饕即家資罄盡至今尚無完
業為人君上若不顧市民愁慘不恤人言揺動仍壟
前非恐方來之事大非計國之善也臣等眼見各處
地方不寧河南如永城縣歸德州南宿州一帶南直

隷如淮揚鎮江蘇松崇明一帶浙江如杭嘉寧衢一帶俱見今盜賊竊發不通道路此時正宜息盜安民以培養根本重地臣等竊謂凡此皆不暇及也臣等身歷其地有所咨聞不敢自默故不避斧鉞之誅昧死聞告仰惟 赦罪俞允 特賜停止以止東南擾懼之心臣等不勝仰望之至

停差官以塞弊源疏　　　解一貫

近該工部題稱看得內織染局奏要查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請 敕差官前去蘇杭等府織造伏望皇上念地方災傷恤民艱苦仍 賜停止不必差官奉 聖旨這龍袍等件既急缺應用照先年舊例還

着該局差官二員前去提督織造寫勅與他欽此隨該本局覆題點差太監吴勲少監張志聰并堂長十名舍人一名家人五名於兵部討文書馳驛前去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聞之不勝驚歎豈
上用服飾真有所不足而差内臣往督豈真出於
陛下之本心哉意者左右奸貪假公營私以濟其欲
陛下未之覺耳臣等仰惟我　祖宗列聖或御補綴之服或着布素之袍敝垢不换則曰自念惜福澣濯不嫌則曰非爲矯飾當時未聞差内臣織造也亦未聞患服用不足也　憲宗　孝宗二帝盛德大業可以法萬世者不知其幾只此一事一時偶權宜行之

亦非真欲以為萬世　聖子神孫久法也人猶恨當時羣臣不能直言極諫用使後人之奸貪得以藉口迨至正德年來權奸用事日肆征取内臣千方營幹參隨百計誅求織造之弊於斯極矣幸遇　聖明御極凡取佛採辦燒造一切害民之政剪除殆盡而織造之差亦首先停止蓋不獨浙民受其福天下之民皆受其福也　詔下之時如霖雨於大旱之後人無不稱其便雖有憸邪如鼠伏於深穴之中亦誰敢售其奸臣民延頸皆想望太平甫及二年有餘不意今復有此差織之舉豈前日害民而今皆遽便民耶抑豈前此二年朕用有餘而今歲遽不足耶又豈前日

詔書懇切如此為民而今日豈肯自食之耶是必宦
官欲行侵漁科盜計耳臣等故曰左右奸貪假公營
私以濟其欲者此也今四方災異迭興水旱頻仍餓
殍盈途生意已盡而浙省倭寇為患地方困苦尤甚
陛下方遣官賑恤乃忽為此科害臣等恐浙民聞之
悲涕愁歎食不下咽思投何地之溝壑也譬病羸之
人氣息奄奄投以良藥尚不敢望其活今乃以毒藥
中之其不絕者鮮矣臣等觀該局所奏前項龍袍係
于緊用惟恐彼處官員故行怠玩聽差去官員具陳
奏聞豈非假此挾制欲使郡邑官吏望風承順供饋
之不暇少不如意即被以不恭之罪耶又欲督同浙

江并南直隷巡撫巡按各司府官員提調織造夫撫按官所以察奸抑惡司府所以分憂恤患今乃使內臣督同織造豈　朝廷設官分職為民之意哉至於齎去式樣則欲馬快船隻車輛裝載差去人員則欲廩給馬匹軍民應付式様不過數紙器用先如此其奢華足跡猶未啓行聲勢先如此其張大况在途之需索到彼之供張其薰天氣燄又豈待言而後顯哉由是言之此官一差變産陪官鬻男鬻兒抵罰今年織戶來歲派民信有如臣僑所言者矣縱橫街市搶奪民財折乾索質求珍陸異信有如臣懷所言者矣弊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陝西之織絨江西之燒造各省

之買辦採辦各府之管店管莊紛然而起信有如臣原所言者矣臣等待罪言官誠恐民窮盜起因是激成大變雖萬死何贖伏望 皇上念百姓之艱難法祖宗之儉德納言官之正論斥左右之奸邪收回成命俯從該部所議不必差官如果不足但 勑該局先將緊急 上用袍服開出本部行浙江鎮巡府司等官令其議處買辦速解 進用尤望 皇上一遵 祖宗良法美意不必曰正德年間事例固不可行而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皆不可行也則我與 祖宗帝王同德浙民亦得以安生而不被其荼毒禍亂亦可因是以止矣

暫停織造以蘇邊民疏　　吉棠

臣見邸報該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袍服不敷奉　欽依差官織造隨該科道交章論奏欲要停止未蒙　聖允仍欲差官臣見聞之餘不勝憂懼竊惟絨袍止是弘治五年鎮巡官織造一次正德二年差官未久隨即停止後被太監廖鑾等假此大肆科取笑及銖錙剝民骨髓至今追思無不蹙額幸逢　聖明御極　詔革一切浮費三四年間疲癃之民方脫橫征之厄依棲舊業而窯崖堡峒十常九空宣以北虜在套土魯番出沒苴泉亦不剌占據青海四面受敵幫無虛日今歲買戰馬明年易糧草攻

守之計未成倉廪之虛益甚平居無事人有隱憂況今流賊竊發平凉雖檎首惡餘黨尚存亦不剌壓牧洮境大肆侵掠製擊兵防禦而洮地不産五穀全靠腹裏雖銀一錢止糴糧七八升民經抑買破家幹運供億不前外迫於槍擄內追於銀糧勢若水火人心驚惶此正所謂門庭之寇腹心之疾萬一其患不止不獨臨鞏可憂雖全陝不得安枕而卧也當此困極之時正宜多方休息加意愛養乃復差官織造以增一番之徵求啓百孔之漁獵臣恐貧民甚有不堪其苦者矣　陛下亦嘗垂念全陝特復總制節發內帑銀數千萬兩接濟軍餉以裕民力至於差官織造獨不

暫為停止臣固知非　陛下之本心也且今西征將士枕戈而卧茹藿而食臣仰窺　陛下雖有絨袍亦當自服之不安顧乃務要差官織造重耗財力疲瘠之民何時得蘇伏望　陛下憫念時艱俯就衆論收回　成命停止差官或暫命鎮巡等官查照舊規減半織造或待邊患稍寧照舊舉行庶全陝之疲民霑用一緩二之恩各邊之軍需無顧此失彼之患矣

追罷遣差疏　　章僑

臣愚無狀頃於織造一事過為憂時之計冒進逆耳之言在帶管意在專差蓋庶幾乎范祖禹所謂先事之戒者殆猶持束草而障必潰之波以杯酒而救

已燃之火天下必有笑臣之言者既而該監局果有
此奏該部之議雖惟其長 遣官之命竟由中出懸
河無所施其辨而回天無所庸其力天下又必有咎
臣之言者臣是以不避煩瀆為 陛下從長再籌之
嘗聞 中興之君與創業等 陛下起自藩服再開
天地則宜以 太祖 太宗為法蘇杭遣官織造
國家令典原無登載雖曰有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維
時天下民物富盛且中官多賢誠有秀才所不如者
前日該部之言盡之矣以今觀昔大段不同正德之
積瘵未起嘉靖之 新恩未孚議者乃欲急急於此
舉此治理進退之幾人心去留之際可不熟思而審

處耶何者　陛下力行所詔雖唐虞三代可至乃不旋踵而棄其大以欺視百姓此端既開百孔沸出正恐元祐之補緝不足以勝紹聖之紛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又況奇災酷戾布滿寰區東南水旱有白頭老父所未嘗見者守臣哭痛之言　陛下不聞之耶正宜下罪己之詔開直言之路以博求所謂賑恤之方袽漏沃焦如恐弗及柰何以此舉為亟乎傳聞四遠相望危疑安知窮民不聚曰十五六年未死之餘延望　今日乃爾其終窮矣土崩瓦解不可復合誰謂東南之民素弱不足以煩　九重之慮抑譬之羸瘠之人加以重負使日行百里此必死之道　國家以

東南為腹心未聞腹心受病元首四肢得以保其安康者也為今之計上焉者望　陛下儉德令圖服澣濯以臨朝躬節約以率下專意培養二三十年口不遺侈靡之事務使元氣充足百姓富實如文景如成康如　祖宗之舊可也不得已而思其次服用等項必不可缺則宜如該部斟酌移文彼處官司如法織造以時　進供有不堪者罰及主管庶不勞中官之跋涉亦可也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必欲藉中官者亦宜遲緩數年候天道順成於上人情歡洽於下東南足有生意如成化弘治年時然後簡內臣之賢者一人去彼勾當即回庶不煩擾地方亦可也三者之外

無長策焉令此舉雖所遣得人未必皆餓虎之流而所用黎隨能不縱猛狗之惡臣又訪得積年黎隨之官或官襲纓紳父子兄弟世濟其凶論擬置不遺其奸語誅求必盡其術且又多造違禁服色私帶來京以射厚利㨂之　明法罪在必誅若此輩者實黎隨中之鷹犬織造中之蟊賊也故令傳聞此輩皆悉力營辦以為肥己之圖中官之好事而不惟大計者則又從而急欲和成之噫利歸黎隨怨歸中官利歸中官怨歸　主上所得者衣服所失者人心以理勢推之其於治亂安危所係有不可以逆覩者　陛下曾一慮及此否耶臣誠不知世務反覆幾晝夜思此終

於事體未便昔人云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臣則請遲一年民亦受一年之賜云耳所有前項差遣伏乞速 賜追寢臣濫叨言官議論無補上不足章 明德下不足裨蒼生罪則大矣進退可否惟 陛下之所命臣不勝感泣

停差遣以回天變疏　吳瀚

臣等仰觀 陛下踐祚以來四方奏災異者無慮數百疏然皆未有如東南之甚且久者葢自紀元初年七月間即有風潮之變風潮之後繼之以大旱大旱之後繼之以霜雨咎徵迭見幾二載於茲矣恭惟陛下戒諭臣工同加修省適者 軫念窮民差官賑

濟甚盛心也以 陛下之敬天如此勤民如此以之
底豫 天心殆無不可夫何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復有地震之變越二十六日戌時分迅雷大雹
雨傾如注至嘉靖三年正月初一日地復震動以雷
電交作於窮冬之月坤性失寧於立春正旦之辰是
又天變之尤者臣等仰而思之莫得其故近閱邸報
見奉 欽依差內官二員提督蘇杭織造臣等不勝
駭愕然後知 天不悔禍無足恠也何則東南之民
自罹災異之後枕藉而死者不可勝數雖以京城大
都之中餓殍載塗無日不有臣等督令該城兵馬及
地方總甲人等逐日掩埋夫以城中如此城外可知

矣江南如此江北可知矣　陛下念此災傷之處哀
此凋瘵之民賙恤保護猶恐弗及況可差官爲提督
之舉耶當此時此地而有此舉臣等不忍見亦不忍
聞今日之民如久病之餘元氣索然動履飲食之閒
雖百方調攝猶恐弗濟若更投之以毒藥加之以挫
折幾何其不急且斃也若差官之　命果行則沿途
供費騷擾寔多至於挾　朝命爲營私之地假進奉
爲漁獵之謀東南之民益不堪命矣夫差官賑濟爲
何心也差官提督爲何心也幾微之際願　陛下加
察焉差官賑濟爲何事也差官提督爲何事也向背
之間願　陛下留神焉昔者唐文宗服三澣之衣當

時柄公權猶有不足之意其言曰　陛下當進賢退
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熈服澣濯之衣乃
末節耳仰惟　陛下聖明遠過文宗萬萬今乃惓惓
於織造之舉者臣等知其非　陛下意也此必左右
爲自私之計以誤　陛下耳即今民困未蘇　天怒
未解臣等願　陛下痛加脩省如成湯之素車白馬
儉於自奉如大禹之惡衣菲食差官之　命速賜追
寢所有織造一節就令本處官員提督庶幾民困可
蘇　天變可回矣
　　收成命以防易差後患疏　　　　　喬祺
臣等竊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葢

事關利害幾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爲他日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而預防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　勅書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服近該科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　俞允臣等遠在南都聞之甚駭以爲　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　陛下本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絶遠方珎恠之物禁　內庭玩好之供一供役之必慎一用舍之不輕惓惓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海內外皆有以知　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矣今即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臣等妄料決非　陛下本

意也臣等請舉其甚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　祖宗
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為地方計也自張慶請
勑以便已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又況成化弘治
年間民殷物阜已不能堪即今水旱頻仍邑里蕭索
生民凋敝莫此為甚若是而更加以此曹之剥削兩
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鄧文見在浙江
以惡弟為謀主養無賴為爪牙擅作威福多方害人
索杠有分例魚鹽有供應糧長機戶索取銀兩段疋
富豪大戶無故訪拿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府以下
官員勒要拜見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
道路側目既如此而又　賜之以　勑是猛虎而益

之以翼也民不堪其命者必矣　陛下設鎮守以安民而使民不堪命亦何以利於是哉畢真輔知覆轍在前切恐此　勅之換亦非鄧文之福也至於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服尤爲不可蓋陝西地方連年苦於兵革病於饑饉　祖宗百五十年以來所患者惟陝西邊境之最要也其在今日甘肅則有回夷洮岷河州則有亦不剌延寧固原則有套賊邊警不時支給不暇連年　勅遣重臣鎮壓其境雖收薄効尚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一出供應不貲㮣隨爪牙之徒惟利是索有司驛傳恣意誅求陝西地方近已匱於軍餉民情皇皇今復加以科擾必將騷動

地方震驚邊庭譬猶抱薪以救火也其不動外夷之覬覦者或寡矣　陛下宵衣旰食內修外攘言及邊事輒勞　宸慮今瘡痍之民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未寧息而又可重以此等騷動之埶切恐此舉殆非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在東南浙江為財賦之區在西北山陝為藩籬之地近年以来東南民力罄竭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譬之人身元氣索然強自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者每為　國家危之今又重以軍民不堪之甚者忽然加之臣等恐天下之大可憂者必無出於此矣臣等待罪言官有事當言有言當盡使　廟堂之上有此不令之舉以遺後日之

憂一旦變生噬臍無及異時臣等雖身伏斧鑕亦無以逭其責矣伏願 陛下不以 成命為難回不以微言為可忽緬念萬姓之艱危俯從諸臣之論諫將鄧文亟賜罷黜以為生事者之戒另選安靜老成之人以充鎮守陝西織造羊絨乞如該部所議着令彼處官司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給公用庶幾地方不擾民生得安而後患可以潛弭矣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休端在於是臣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戒幸成以圖長治久安疏　林若周

臣聞去歲山東盜起報者數以日多始之以數人繼之以百以千以萬而猶謂不已又繼之以官兵或至

失利兇焰熏熾隨至戒嚴至有以廑 聖慮近據鳳陽府手本飛報前賊已於二月初三日被大軍圍住洪廠集地方剿絕殆盡人心始得稍寧是益 陛下德繫人心威寒逆膽天助吾順不半載而底定蕩平可幸矣但痛定思痛豈不寒心曩者劉六劉七之變亦猶是也後無一生全但兵民死於劉六劉七者不知其幾十萬民財沒於劉六劉七者與費公家之犒賞者亦不知其幾十萬猶曰以是爲幸嗣是又幸於今日矣夫幸不可以常僥况于兵哉及今不圖又安知不望幸於他日蓋 陛下知盗之興而不知其所以興知底定平蕩之可幸而不知安定於無事之嘗

圖知爲吾地之梗不容於不殺而不知其初亦吾赤
子爲之也亦可矜憫臣惟民之爲盜固不幸而自待
以死吾又幸而殺之又及夫無罪之兵民吾何忍哉
方今天下大勢民窮財盡極矣而有司方爾漁獵鎮
守之徵求者又不已此民焉得而不窮且盜也夫有
司漁獵近蒙朝　覲已大明黜罰矣其鎮守太監
陛下亦宜親降手　勅切責或有以處之則亦庶乎
弭盜安民之一策也彼鎮守太監要亦有人心者親
見夫民窮財盡豈不知恤但所以刻剥之者亦其不
得已之勢然也盖方其出鎮之時所用或有不下數
十萬金者夫數十萬金豈一人所能獨辦固無藉小

人爲之分挍舉借以成之爾是以奏帶怒隨雖有定例而無名之充孰得而稽之爲鎮守者不過享一身之富貴此輩各多其利息以倍償其資本則彼雖有一㸃愛民之心亦將有不獲盡矣臣愚以爲宜乘此盜賊方熄之初貪官污吏一革之後亦宜將鎮守取回與民休息則未有民不富盜不已而太平不立致也且向者陛下登極之初言官亦屢有及此者而陛下諉之以祖宗之舊不見施行是以民無仰賴馴致於此固養疽囊之未察也今又無以處之豈不類於玩疽囊而不治而果以爲不足以傷人哉若然以爲不可以驟舉也臣愚又以爲宜勅各處巡撫

巡按備查鎮守府衆隨人員不許無名濫充及雖經
奏帶但額外者許以奏革抑且為鎮守者遂債主也
其跟隨軍伴雖有定数亦須為之申明仍着各該衙
門按月或按季更換不使積年在内交通撫按官員
時為查考但有生事害人者即便拿問今後遇有盜
起地方與致令百姓疾視而未敢發有實跡者就將
鎮守太監取回缺不必補撫按官員亦嚴黜罰則亦
變通神明之一法也大抵天下之理與其動心於臨
事孰若預咎其本原與其徼倖萬一之為得謀孰若
曲突徙薪之為全智臣以　陛下聰明睿智先有以
及此矣但或未之舉耳今舉是為治未有不常治者

也若徒取必於幸者又况未必可以常幸　陛下何
爲必以幸而爲治哉不必於幸其爲幸也大矣　陛
下又何爲不舉哉臣疎狂不知進退敢以此言進固
知不容於左右而自分去但去一臣未爲無臣也臣
何惜一去哉臣請無避惟　陛下擇焉

愼差遣以廣　仁恩疏　　　　郝杰

本月初七日該司禮監太監滕祥内官監太監李芳
傳奉　聖諭着内官監太監李祐與同撫按官照依
御前發去原樣織造如法細膩鮮明不許踈怠違背
有了的陸續觧進寫勑與他工部知道欽此續又該
本部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已有諭了如何

又這等說看遵行寫勑與他上緊去欽此臣等仰窺
聖衷無非以織造衣服　御用攸係或恐造作諸工
罔稱上意故特命中官責成專理也臣等敢不仰承
德意而復爲是冒昧以瀆　天聽也抑但以爲　朝
廷迺風動四方之原而政令爲鼓舞萬民之術恭惟
皇上臨御之初首須　明詔特召南京蘇杭織造臣
等俱即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傳聞莫不謂　聖
心軫切民瘼首釐弊政舉欣欣然思見　德化之成
也今歲時未久　詔墨尚新　德意綸音一旦廢格
是　陛下之令將不自信於天下矣矧　登極之詔
新政所關先後異同法難遵守　帝王畫一之政恐

不如是也且臣等恭覩　陛下即位以來銳意太平虛懷嘉納銀鮮充貢特　旨即停遣使監營聞言報罷是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百姓也邇來何以織造之故不思戕其　明詔而遠遣中官復勞東南之赤子手况撫按各官咸有地方之責者若　陛下專責二臣俾其幹理則隨事效忠人臣之分也孰敢不為陛下進解以時造作如法而自負　明命也耶此固事之所可已者也蘇杭等處賦役告煩邇年以來困踣特甚今殘喘未蘇督造復往兼與服御所用不多而工役科派所費必衆且　禁闥近侍勢尊嚴大小有司奉承恐後一應財物搜括脂膏恐民無知必

將以為　陛下之惠不終於天下也止一事之微重
恩詔之大寧非　陛下之所當留意者乎此臣等所
以不忍緘默而冒昧陳之伏乞　陛下俯納愚衷收
回　成命仍將應織等物專責彼處撫按等官欽遵
御前原樣如式織造陸續上　進庶　聖恩得以久
霈　詔旨不致中廢而　帝王克儉之　成德復見
於今日矣

[illegible]鈔卷之十三終